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瓜分慘禍預言記

第一回 痛時艱遠遊異國 逢石隱竊錄奇書

據聞中國有一高隱之士，前曾遍遊各國，學問優美，世情練達，因其性靜心靈，竟能前知未來之事。所著《慘禍預言》，二十餘卷，皆於十數年前著之，而其後無不句句應驗。此書乃其數十部中之一部也。數年前，有一中國童子，由日本一女士處得來此書，卻是日文。前月入於譯者之手，只因言言沉痛，語語刺心，譯者於執筆直述之時，不知賠了多少眼淚，故又名為《賠淚靈》。

看官，你道書中所載何事？卻是詳敘中國光緒甲辰年以後，萬民遭劫，全國為墟，積骸成山，流血成河的慘禍，真是劇目悚心。其中也有一二處，看去略可寬心開顏，但恨全書中不能皆是如此，真無可如何也。

卻說中國江蘇省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黃名烈，字仲謨。娶妻吳氏，生子名勃，乳名叫光華。當時黃烈住在省中蒼門外馬路左側，因兒子光華年已十四歲，讀書倒也聰明，恐為塾師所誤，所以留在家中自教。哪知這孩於，自少便是奇怪。雖在父母前不敢有不孝不顧之事，卻是自尊自大，目空今古，專好搞出書中古人言語，恣意批駁。常說道：「孔子刪削詩書，孟子又不信孔子所定的書經中之武成一篇，可見人全靠自己的心思腦力。若孔子思前古聖賢所著，定是不錯；孟子又想孔子所定，必是可信，吾知其必不能成聖也。」又云：「人在世界上，若只是吃飯、穿衣、娶妻、生子，那與禽獸、蟲蚊有何大異？若是專想到做官發財，不恩做些留名後世之事，那人品越發低下了。況且近日聞得世界上有許多強大之國，都要吞滅我們中國，若不趁早預備抵擋，卻只滿心私欲，專打算一身一家之計，及到那禍已臨頭，父母被殺，妻女被淫，財產遭劫，身軀受戮之時，方悔從前不肯出心力，舍錢財，與大眾同心同德，將自己地土保住，也是晚了。只可恨我國的同胞，不知此理。咳！我中國後來的慘禍，恐怕有被外人和土匪，殺得血肉糜爛的日子了。」想到此處，心中著實鬱悶，因便信步踱出書房，到他雙親住的房中說道：「兒今日身中覺得有些不快，願雙親許我到外逛逛。不知雙親准否？」那仲謨有些難色。吳氏因對他道：「兒子盡日用功，也該放他出去散散心，不然倒把他悶出病來，便不好了。」便道：「你出去罷，只須早些回來，不要跑乏了。」

那黃勃走出門庭，一直來到西門外煥雷橋上。剛剛走到橋邊，便見有三個乞兒在地上叩頭，口呼：「好少爺，發心佈施罷。」黃勃見此，不覺止住步呆看。撇眼忽見來了兩個洋人，飄飄忽忽，大踏腳步闖了過來。那乞兒便很命地喊道：「嚇！洋先生！嚇！洋先生！救命呵！救命呵！」那黃勃不禁心如針刺，暗暗地想道：「咳！吾國人的無恥，真是世界上第一的了。就是餓到將死，只好向本國同胞求乞些。那外人的錢文，就真是救得活命，也該爭著志氣，寧死不肯受那他國人的恩惠，如何便無志氣到如此！一面想，一面隨那洋人背後走去，看他如何。

不一時，到了一個巷內。那巷內有個小兒，便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，口中只亂嚷道：「洋鬼子嚇！洋鬼子嚇！」登時他的母親早已摟住道：「好孩子別怕，有娘呢！」那孩子只很命地驚嚇啼叫。他那母親便嚇他道：「你若不快止住哭，我喚那洋先生來呢！」那孩子兩手一縮，驚得不敢作聲，面如土色。此時那洋人似有急事，卻不在意，已大踏步地去遠了。獨有黃勃不覺氣得發怔，止住腳步，不能復支，便向那婦人啐道：「好好的兒子嚇死了，洋人有何可怕？我國人比他們多著呢！」說著，便手撫孩子道：「好兄弟，別怕，我打洋人給你看看吧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伸出拳，向前跑去。不一會便回來道：「那洋人因為嚇著你，又被我打了一頓，他怕了，趕緊逃去了。」說著，又將衣袋內銀表取出，便指那面上刻的洋人給那孩子看道：「此中有個洋人，我把他殺給你看。」說著，把表面拆下，擲在地上，將足向那畫洋人處，狠狠地蹴踏了幾下。那孩子見得好玩，便笑了一聲。那黃勃便也笑了道：「他是要搶我國的地方，我故殺他。以後真見洋人，都是如此。若是他無害我中國之人，我們卻好與他客客氣氣，也不犯著兇暴起宗，便去打殺他，只是怕他的心萬不可有。這洋人是最奇僻的，你若愈怕他，他愈殺你；你若不肯服他，他倒看你是好人，倒不害你的。好兄弟，你從今千萬別怕洋人，我們和他們一樣呢。」

後又說了好些話，又叮嚀了婦人以後不可如此，方才回來。之後，心中委實難過，想道：「我國人，從前太自大，人人俱欲仇洋排外；庚子而後，特變為畏外媚外的了。就如方才的情形，那外人之威，幾乎不曾嚇殺那小兒。從前聽說我國有個張遼，能止小兒的夜啼。如今外國人，竟是隨便哪一個，都比張遼更威風些，竟能止小兒的晝啼了。一個張遼還擋不住，何況我民竟看彼中之人，個個皆比張遼還怕人呢。咳！要如此看來，有日洋兵到來，收我土地，我國人定是噤不發聲，舉個順民旗出降去了，哪肯和他們抵死抗拒，誓不甘把我祖宗傳下來的國土送與外人呢。咳！這朝廷官府非但是一天捱一天的不肯用絲毫心力，打算為我民人保全國土，竟是我民人所托命的上地，和我民的財產，樂贈外人，以為買好之計。已是無可想了。怎奈我民人一個個都尚在醉夢之中，死到臨頭尚不醒悟，即那略曉時事的，也都不知道國家若被外人滅了，我民人是萬無倖免的。他卻預備降服，想做外人的奴隸。更有一班號稱志士的，日日倡言愛國保種，到了中國將亡的地步，卻不曾實做些報國的事出來，非是怕官府見疑拿辦，便說是無人可以與謀。看來，救我中國的危難，非但於官府無望，民人無望，連那志士也是靠不住了。」想到此，卻自啐道：「咳！我黃勃難道不是個男兒，必將這大責任、大專業等他們去做嗎？只是我如今，學問尚是太淺，不如且去外洋遊學一回，練成一個智能兼全之士。回來為國家辦起事來，那再造中國的大英雄，恐怕便是我了。」

主意已定，便回到家中，悄悄地將他祖父分給他的銀子三百二十兩拿出來，藏於一個皮包內，寫了告別書一封，夾在懷內，也不面辭父母，一徑來到輪船碼頭，便將書信投在郵政箱內。恰好前往上海的汽船，將要開船。連忙買了船票，便跳下船去，那汽船便飛也似的開了。這裡他的父母得信之後，不免一番煩惱，但是他們的心，也有些被他兒子感動了，所以也由他去。

且說黃勃次日到了上海，便買了外國衣一套，改了裝。打聽往日本的船次日開駛，便也買了船票。至次日八點鐘，便由客棧下船。十二點鐘，只聽得汽笛一吹，那船早已開了。剛剛行到吳淞口時，忽聽得隔艙嬌音裊裊，似是女郎吟詠之聲。聽去卻是東語。少頃又聽一女子道：「你能用漢語讀嗎？」那女郎笑了一聲，便念道：「一聲報導虎狼來，赫赫名邦一日摧。」黃勃聽了，便吃了一驚道：「也是外人打進來了，此言競是道中國已經亡了。」又聽道：「異色旌旗分道出。」便想道：「不好了，這是各國兵來瓜分了。」又聽道：「同心羈縻望鄉回。」此句不解何意。只聽那女郎道：「若此，或有救麼？」那念的女郎又道：「不然，你且聽下句來。三年血肉空搏戰，萬里河山終劫灰；莫道閒人情易遣，重興未睹恨難恢。」那女子嘆的一聲笑道：「果然無望。」黃勃此時心中不禁七上八下的亂猜，思欲過去一問，怎奈未曾通問，不敢造次。忽又聽道：「茫茫龍陸盡煙霾，碧血漫空野積骸；蹈海仲連空抱恨，哭廷胥子有餘哀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不知這是何人？」又念道：「千軍壯氣城頭沮，一片新旗海角來；卻剩彈丸延帝裔，豈真屹立在天涯。」

黃勃聽到此處，便認定句句是為中國而言。但其中所言，多似後來亡後的話，何以便能預言在先。心中疑團莫解，不免踱出艙來，向那女郎住的艙門口，摘帽欠身道：「二位女博士請了。」那兩個女子便放下書卷，立起回了禮，便道：「先生貴姓大名，尚未領教。」黃勃道：「小生姓黃名勃，年少未字，乳名光華，係吳人。只因敝國現今危亡之期已迫，特往貴國求些學問，將來或能為國家乾些事業。適才竊聽清詠，好似句句切著敝國而言，但好些都似是未來之語，小生著實狐疑，特來請教。敢問二位貴姓大名？」那長些的女子便道：「妾姓中江，名大望。此係妹子，名篤濟。適才所誦之詩，卻是貴國的高人所作。舍妹去年三月，前往貴國天台山漫遊，山上遇見一位老人，年約六十餘歲，童顏鶴髮，卻是西洋的袋扮。舍妹與之為禮，蒙其請到洞院內飲茶。舍妹感其慇懃，便與之同往。及到洞口，忽見一位奇古的老人，不像道人，卻是前明裝束。頭戴角巾，身披儒服。舍妹不勝詫異。那洋服的老人便指道：『此是家父。』舍妹便與為禮。那明服的老人詢及鄉邦姓氏，也著實禮待，便同到花園子內大樓上飲茶，舍妹便問他父子何以異服，且何不穿本朝的制服呢？那明服者道：『老夫祖上自明亡迄今，九世未曾剃髮改服。當那韃子入關時，老夫家內

為不肯剃髮，被鞭子用非刑殺死者，計二十一人。先九世祖時尚甚幼，當時有一塾師，與之同逃至此，即居住在此洞之中。後來那塾師死去，遺言不可剃髮，便將他的女兒配與先九世祖。後來世世相傳，皆記著先世一家門為頭髮之故，竟送了命，以故雖死也再不肯把那狗尾巴栽在頭上。那小兒，他是自少出洋遊學的。先時走內地時，尚是裝作道人，後來上了洋船，見得不便，遂將頭髮斷了，改裝西服。他寫信來尋老夫說：「這西洋的衣服，及世界萬國公用的，就是我明朝至今未亡，也應改制。因其適於衛生，且甚便於行止動作也。兒並不是違背祖訓，只是從天下之公而已。若滿洲之制，則兒有雖死弗從而己。」老夫見得有理，也就不問了。至於老夫，年既衰朽，於外國的學問技術，未曾懂得一點，若是也急急的改裝易服，自思真是不配。所以讓他領略過西國實學的，獨穿了西服。這便是父子異服，及老夫明裝的原故。」當時舍妹聽他這一席話，著實起敬，不由得與他細淡起政治哲理來。那明服的老人，卻是博通中外，貫串古今。那兩老又邀舍妹遍遊各處勝景，不意忽然下了一行春雨，一直落到天晚，愈下愈大起來。那老者便留舍妹在山過宿，卻派兩個女侍童前來服侍。那洋服者又著人請他孫女兒及學生三人前來，便同舍妹於洞院左邊園中王漢樓上住下。樓中鋪設精緻，其中罕見之物，言之不盡。那四位女士，卻是琴、棋、詩、畫、天文、地輿、測算、兵法，無所不曉。內中有一女子專好誦詩，口中便念著方才舍妹所念的那兩首詩。舍妹聽來不解，便問此詩何人所作？那女子便引到後樓藏書之處，於千箱萬卷中，手指一個竹篋子，笑道：『此篋內，都是此種詩詞，恐怕你盡不懂呢？』說著，笑了一聲。那時已經擺上酒饌飯菜，便請舍妹用了。那四位女子，便同聲歌唱什麼《愛國歌》、《中國大希望歌》，煞是好聽。不多時，便皆安睡了。舍妹心中記掛著那竹篋內的書，必欲一讀。夜裡只是睡不著，待那四位女子熟睡了，便悄悄偷向那放竹篋處，將它慢慢的開起。其中有一本匣，面上書曰《預言秘牘》，卻封鎖得極其堅固。舍妹見是此種書名，欲看之心益切，不由得向四處找起匙子來，卻哪裡找得著？不得已，用小刀子將那箱底釘的鐵釘抽起，那底便脫下來。舍妹信手取來一本，卻是甲午年戰敗預言，題曰：《甲申年測記》。便偷將前後略略翻看，卻都實有其事。因其方頗長，不及詳看，便往下再找，更有什麼《戊戌年變政預言》、《庚子年國難預言》，略看一二，也都符合。但其中多記各處士子工商及各社會的情形，多是沒有聞見的。後來取出一本《甲辰年瓜分慘禍預言》。舍妹暗付，若將此書錄回，與我國人看看，真是可當一宗奇談，因此極力偷錄起來。及至天明快了，已經錄完。後面卻有詩四句云：『漫著預言篇，書成涕泫然；民心如有意，人事可回天。』錄完，將書還放在原處，仍將箱底合上，更將鐵釘鉗入，卻都無人知覺。次早已晴，便辭了兩老及眾人，回到寓所，急急將這書譯成東文。」

說完，因手舉方才的書說道：「這卷便是，不知君可念過東文沒有？」黃勃道：「尚望女史借我那漢文的。」那篤濟道：「漢文的被我朋友借去。後來這朋友因心惡敵國一個官吏作事不合，便暗暗刺他死了。過了幾天，他卻自己也用利劍自刎了。衣帶上書云：『方今中國民人，尚在醉夢之中。瓜分之事，已迫近矣。中國亡，日本亦必不保。吾不忍見全洲黃種盡為白人奴隸，故死。惟吾不能盡我心力，以圖補救，死有餘辜。所以如此者，所以示中日之人，以毋庸畏死而惜命耳。』所以此漢文的，不知失於何處。閣下欲讀此書，只今惟有東文的。」那黃勃道：「小生不識東文，尚望女博士教我看去。」篤濟女士道：「這卻不難。敵國的文，原盡是中文，惟其中參有假名。有人指點，倒是容易看的。」說罷，便將書遞與黃勃，一行一行的教他看去，那黃勃讀來，卻是忽而眼淚漣漣，忽而心上忡忡，忽而髮指皆裂，忽而色舞眉飛。兩位女士，看仙如此血誠，著實敬愛。後來黃勃便向女士借來，攜往東京，托一個能譯東文書的朋友譯出中文，庶或警醒全國。不意船到神戶上岸時，卻與兄弟相遇，固便托兄弟譯了，此便是有此書的原由。

一日，兄弟方欲開譯此書，忽見兩個日本女士慌慌張張的跑來，對黃勃道：「先生，不好了。」嚇得我們二人吃了一驚。正是：得到奇書勝良友，傳來警報感多情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